

半山笔记

秦安江◎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半山笔记

秦安江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山笔记/秦安江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0756 - 243 - 6

I. ①半… II. ①秦…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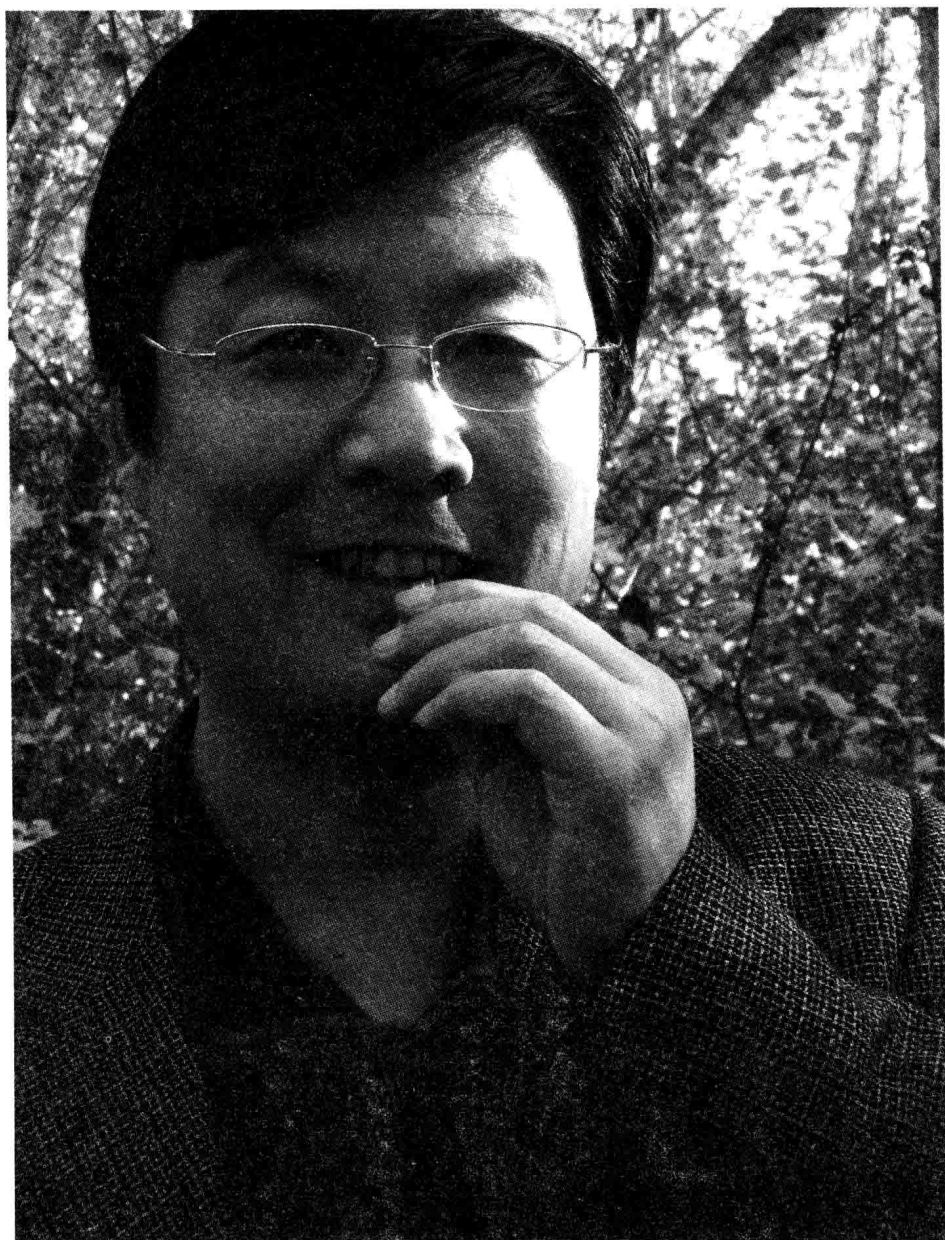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5901 号

责任编辑: 文月化

装帧设计: 万里明

半山笔记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5 5677187
传 真 0994 - 5677519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243 - 6
定 价 28.00 元



秦安江，祖籍湖北孝感，出生于新疆哈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出版《洪水》等多部诗集，作品入选多部诗歌、散文选集。

《半山笔记》序

谢大光

安江写诗多年，曾在诗歌界弄出不小的动静。2003年，安江和瑞典超现实主义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作品相遇，忽觉心门大开：“你的到来使我无条件地打开门扉，任你自由出入。”此后安江似被仙人点醒，诗风陡变，一发而不可收。他第二年出版的诗集《洪水》，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诗歌在中国的代表作。2007年，我和安江在新疆初识，印象中，安江中规中矩，善于自我节制，低调而安静，细微处显出对他人的体贴，和他在诗中洋溢着的气息判若两人。临别时，他把自己的诗集送我，说了几句关于个人生活的私房话，我感到，安江是把我当作朋友的。2009年，我在刊物上连续读到安江的几组散文，感到惊讶，记得当时就给他写了信。当今文坛上，诗人兼写散文的作家并不少，而多数诗人的散文仍以诗意见长，也可以说，他们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状态差不多。安江的散文，如果掩上作者的名字，你绝想不到这竟然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的散文。用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来表述，他的诗太诗，他的散文又太散文。我一直以为，诗与散文，虽有相通之处，写作姿态却大不相同，一者飞扬于高天，一者行走于大地，一者贵畅狂，一者重平实。安江写散文，并没有把散文当作诗之余，他是全身心地拥抱着散文。从时间上看，编入集子的九十篇散文大部分出自于08、09两年，从2008年5月18日开始，安江几乎每月每周都有

新作，有时连续几天每天一篇，也有一天完成两篇甚至三篇的时候，他对散文简直是着迷了。李光武在《洪水》序言中曾这样记述过2003年的秦安江：“这一年的夏天里，安江大概是疯了，早上醒来抓起笔带着梦幻写超现实主义诗歌，上午写，下午写，整天都在写作或深浸在超现实的境界里。他大声赞美那位瑞典老人特朗斯特罗姆，一边挥着手，一边口若悬河，不时背诵这位老外的名句，或者向我讲他正在创作中的一大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美妙，只讲得天花乱坠，神采飞扬，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相比之下，2008年的秦安江会是怎样的状态，他与散文的知遇又是得到哪位仙人的点化？老实说我想不出，我很好奇，本想向作者本人打问，转念想想，还是先到作品中去找吧。

安江的散文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一部分出自挂职两年的团场生活记忆，一部分围绕着自己的衣食住行兴趣爱好，都是些再普通不过的题目，可以说没有多少诗意。他的行文也不追求诗意，只是大白话，老老实实地叙述，原原本本地呈现，看到了想到了，就写出来，没有多少顾忌和掩饰，其中一些感悟也是缘事抒理，顺理成章，从不故作深沉，强加于人。也许我们的生活中有着太多的粉饰和扭曲，直接裸露的呈现，反而面目一新，给人以生动的感觉。其实，这些普通的题目对安江都有着特殊的意义，都是几十年的生活历练给他成长的步履留下的印痕，也是严酷的现实与他书生气的情感世界不断碰撞的结果。安江外表疏淡，内心丰富细密，对生活的细节敏感而多思，他能从农工家的地面看出生活的差距，从一张小书桌发现干部关系的微妙，他的眼光更多地关注着曾经的自己，那些至今仍然无助的底层民众，也对纠结在困局中的干部给予理解和体贴。团长的脾气，政委的去留，烟瘾的顽固，酒席的尴尬，他通过许多状似一地鸡毛样的日常琐事表现了世道的复杂，人情的冷暖，并不掩饰自己身在其中的困惑，无奈与苦恼。“苦恼是一阵一阵的，一阵过后他就明白过来，他是别的年代的人，错来到这个年代。”他的个性决定了他与现实可能达致

暂时的妥协，但内心却不会认输，不会丢掉自己的底线。这使他的苦恼可能郁结为忧愤，也会升华为自嘲。他在《喝酒》一文中揶揄自己：“一个不喜欢酒的人，把酒量练出来了；一个好静的人，时常在热闹场合没完没了地喝，你说我这人怪不怪。”这其中压抑着的苦涩，谁读了能不动容。即使这样，他的写作还是要把自己放在生活的激流中，从不做貌似公允的裁判，或“槛外人”的冷语，虽免不了多喝几口水，却始终抱持着内心的热情。最喜爱的罗汉鱼死了，他借着祭鱼的悼词写出自己的心声：“它走了，就在刚才离我而去，去寻找另一个更加纯粹的世界，它要将自己孤独的灵魂安置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它走前对我说，这是一个高贵生灵能够一直呆下去的地方吗？我理解他的直率，直率中的无礼，甚至看到了它永不瞑目的眼中放射出的阳光的温暖。但我还是对它说：你走吧，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创造美丽。”生活中的安江可能有些谨慎寂寞，面对文字，他是诚恳的，敞开的，无愧的。

可以想见，这样的写作是安静的，低调的，自省的，更像是自己与自己对话。打开电脑，面对墙壁，敞开心灵，反刍着往日的记忆，文字自然就流出来了。写到会心处，也有得意，也会对自己莞尔一笑，甚或点上一支烟，轻轻默诵一遍，一阵如释重负的畅快清风般掠过全身。这时，你会感谢岁月的赐予，庆幸结识了散文。是了，如果说散文写作需要什么仙人的点化，那就是岁月了。“他已经到了洒脱的年龄了，他的状态告诉他可以随心所欲了。”“他活了一辈子也就是最近几年，才发现世界上的一些道理，他要把这些道理写出来，留给他的后人，不让他们像他一样傻活一辈子，活到老也不明白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些该是作者的夫子自道。一切的秘密都藏在时间里。花开了自然会结果；心开了自然会涌真情；时间到了，生命的香气自然会散发出来。

这样自然而然的写作，参差是免不了的。感发的深浅，酝酿的短长，都会在文字中表露无遗。散文不似长河断裂的瀑布，以爆发的轰响证明自

己的存在，更像是无数溪流的汇集，缓慢中见出悠远。安江不缺乏对语言的掌控能力，几篇写诗人的文字，语言的变化恰到好处。要的是耐心，沉得住气，选题更严谨一些，语言再多加磨砺，眼前的天地会更宽。这些感觉和希望，是我心里要对安江说的话，权作为序吧。

2010年9月12日于津门

目 录

第 一 辑

农工的日子	3
死亡记忆	5
六一活动	9
小动物趣事	12
黑	14
尘土	16
树	18
团领导	20
作风问题	23
抽烟趣事	25
加工厂	27
三个司机	29
甜菜	32
小团场	34
姜政委	37

王大姐	39
团长的脾气	42
院子里的树	45
小油菜的命运	47

第二辑

克定走了	51
有关和田玉	54
抽烟	57
看杨牧	60
家住小区	63
最后的罗汉	65
喝酒	67
秘书	70
二胡	72
出访美国	75
文联	79
曾经的鲁院	83
遥远的陈弟	86
北京饭局	89
老秦老了	91
没有好嗓子	93
我是工人	95
我的工房	101

我的哥哥	104
小妹	107

第三辑

养鱼	113
鱼病了	116
养鸽子	118
我的鸽子	120
鸽子的早晨	123
周末的快乐	126
我是湖北人	129
我的味道	131
我的牙齿	133
我的孤独	136
新生人员黄富贵	139
搬家记	143
不会喝茶	147
面对鲁迅	149
明子	151
养花	154
且末行	156
坏人	159
不会开车	162

第四辑

华丽的美丽	167
北岛的书	169
顾城这孩子	172
海子	175
索德格朗的秋天	178
阿赫玛托娃的春天	181
不凡的哥尔	183
相遇特朗斯特罗默	186
邂逅默温	188
拥有埃利蒂斯	190
艾青精神	192
精髓	194
角色	195
笔名释义	196
骑着马儿过草原	197
我的写作	206
后记	210

第一辑

农工的日子

农工的日子是贫穷的。贫穷不贫穷是相对的，经过比较才有结论。如果拿我跟老板比，我是贫穷的，如果拿我跟农工比，农工是贫穷的。

连级以上干部家庭的日子过得是比较好的，客厅里有沙发，有茶几，彩电冰箱等家电基本一应俱全，床上用品、卧室厨房都比较讲究。总体上讲，科室领导比连队领导还要好些，团领导那就更好些了。

可是农工的日子过得就不好了。我有时在晚上，带着行办主任到农工家走走，搞些调研，发现农工的日子比我在城里想象的还要贫穷。我问你们吃过了吗？他们说马上就吃，饭在锅里煮着呢。我掀开锅盖，看到的是清水煮菜叶，水面上没有一丝油花。这是夏天，如果在冬天，那是连菜叶也没有的。我问你们光吃面，没有菜吃也不行啊。他们说有菜啊，那盘蒜苗每天剪一点就是菜呀。我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一盘蒜苗已基本看不到蒜苗了。有一次我看见一位农工端着一碗拉条子吃得津津有味，我说你光吃白皮面，菜呢？他举起左手，手指间夹着一粒蒜瓣，说这不是菜嘛！我说是你拌面的菜，不是指蒜。他说这就是菜啊，蒜不是菜是啥？口气里的意思是你连蒜是菜都不知道吗？说完他又大口吃起面来，并咬了一口蒜瓣，那样子是在吃天下最美味的饭食。我就在想，团里种粮种经济作物，也种菜，他们怎么就不吃菜呢？长期不吃菜，营养不均衡，身体是会亏的，干农活不就是靠一付硬朗的身体嘛。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不爱吃

菜，是舍不得花钱买菜吃，他们把有限的那几个钱合理分配，用在他们认为最该用的地方，菜嘛又不管饱，吃多吃少甚至不吃，都没关系。好在团里的粮食作物是以小麦为主，白面是有保障的。我几次听团长在大会上说，面粉一定要管够，就是赊账也要让职工有面粉吃。但有的家庭有时候还是揭不开锅，往往这种情况只要团领导知道，总是把连领导叫来很批一顿，赶快让那职工打个白条，到加工厂领面粉。有一次我回城，在单位聊起这类事，一位年轻同志感到不解，说没面粉吃，吃大米嘛！他这句话使我沉默了半晌没吭声。

农工家里的摆设也简陋，有些家庭基本没桌子，没沙发，没茶几，没电视。一次我在一家看到三个小孩坐在地上，趴在一块水泥板上写作业，瓦数很小的白炽灯挂在高高的房梁上，微弱的光线基本照不到课本上的字。还有一次我看到，一家人睡的床上铺的是麦草，连一张完整的床单都没有。我还注意到，农工家的地面，基本是泥土的地面，坑洼不平，而干部家的地面基本是砖地或水泥，有些还铺了瓷砖。了解到这些，我的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在一些会议上我提过，但领导们都了解，比我掌握得具体、深刻得多。于是书生气促使我做一些别人看来很可笑的事，比如一位我熟悉的职工病了，也不是什么大病，只是拉肚子或感冒，我会买二斤腊肉去看他；比如在春天我会买一群小鸡崽，放在某位职工家里养，说等这群鸡长大了，一半归你，一半归我，我就不出饲料钱了。其实我再也没去过问那群鸡，我就是想送他一群小鸡崽；比如元旦新年伊始，我会把团里从内地新来的大中专毕业生们，叫在一起吃一顿饺子，让他们感到，荒凉的戈壁滩上有温暖。我知道这些举动无济于事，而且还会使一些人心不舒服，但我还是这样做了。

当然，这些都是十年前的记忆，如今农工的日子应该好过多了。

死亡记忆

我在团里工作的两年里，目睹了三个人的死亡。

林强，男，二十七岁，团医院的医生，未婚。因为我分管卫生，与医护人员接触比较多。我们是个小团，又是新建团场，医院的条件非常差，说是医院，其实就是卫生所，两套家属住房，门口挂个牌子，医生护士加一起六七人，头疼脑热还可以治，稍大点的病就得转院，有时一个拉肚子，十天半月治不好。林强算是在医学院进修过，有比较系统的医学知识，人勤奋，服务态度又好，在医护人员里比较突出。为了改变医院面貌，我让林强当医院负责人，把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好好抓一下。果然林强不负我重托，医院很快面貌大变，一般的病可以不转院了，每天医院进进出出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没想到一个小小举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流传的顺口溜“医院医院，花钱转院；医生医生，专给人生气”也很快消失。

我对林强非常满意，这么好的小伙子，我想给他找个对象。可团场人少，选择范围小，比较入眼的几个大姑娘，都名花有主，外边人又嫌我们团穷，不愿嫁过来。所以林强的红娘我一直没当成，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大概我到团里的第二年，林强病了，得的是白血病。库尔勒的医院，乌鲁木齐的医院都去了，最后还是回到了团里。我与工会主席商量，在全